

明季北畧

卷十九



明季北畧卷之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

新史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恐天子早臨，廷臣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肅班矣。肅班而鳴鐘，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嚮矣。鞭嚮而兩班廷臣有容無息，有意無聲，俯瞻殿上，祇見千百紅袍掀袖示令而已。乃癸未年春正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輔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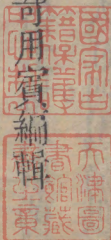
周延儒武班止一勳臣。舊例鐘鳴則東西長安門俱開，朝臣俱擁擠在外，因諭開門而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作踉蹌狀，十少五六勉成禮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

祭十二陵

新史

祭天壽山上陵也。十二陵每陵遣三品官主祭陪祭，則六品以下二人，又勳戚一人為擔土，加墳事。薦例也。余隨少司馬馮邦仙上德陵，將入紅門，輿騎俱駭。

錫山計六奇



總戎戎裝率兵萬二千人。碗迎軍容壯麗。營伍整齊。紅門之左。設兩鑼徑有五尺。聲如雷發。入則反得。乘騎神宗定陵最近外。凡入者先瞻焉。外豎大方石碑一座。細睨之。四面無字。各陵皆然。內有饗殿九楹。殿內祭品豐潔。樂器飭齊。俱籠以黃紗。暇後則露臺一座。臺設大爐燭。高約二丈餘。元門扇閉。梓宮所由入也。墓門在西側。白石爲之。潤五尺。高亦約二丈厚尺許。元宮之巔爲殿。五楹中立。硃漆方石碑。高丈有五尺。廣四尺。金書神宗皇帝之定陵七字。爲塚爲壁。爲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二

地皆竹葉瑪瑙。石螿之後。則寶頂草樹蒙茸。不可入矣。出南西行。經長陵。成祖也。爲王次居。中再西爲永陵。世宗也。規式各陵無二。淮永陵之松多偃地。而延蔓如蛇。如藤。過河越澗。行者履跨其上。皆剔牙松。鼠成羣。以萬計。康陵則在三十里外。凡上此陵。必先一日行翼日遊。玉泉寺山以泉石勝。西十里遊香山。山以殿剎勝。未青軒可坐。視九門雙闕。偉觀也。下山游碧雲金碧輝煌。川巖翠律。兩者兼之。觀止矣。

天壽山之得名。世謂御體所藏故也。不知太宗一

日駐蹕飲酒適當萬壽之期羣臣等上壽美其名耳

周延儒附吳昌時

癸未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昌時特廣其數。意脇臺省爲驅。明季北畧卷十九

三

陳地也。四月御史祁彪佳劾昌時紊制弄權。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叅之。鄭三俊自引咎罷。以誤薦吳昌時也。

四月時。大清兵久在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斷其歸路。大兵勢大。延儒畏不敢追。適天氣漸炎。大兵大獲而還。延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有山人題詩譏之曰：敵畏炎癘歸。思催黃金紅粉盡。驢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旣而臺省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上頷之。

五月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叅昌時。及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何綸亦交劾之。

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先是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馬行賄上命逮訊。至是逮至面質。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上問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明季北畧。卷十九

四

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賄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土怒卽命逮董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上自諷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

徵周延儒聽勘。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則事。向之所排更拔而進之上。亦虛已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

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十二月詠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

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訖無能
爲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諸璫
日夜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迨視師行邊
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
吳昌時事聖怒遂不可回矣

延儒之再召也以賄進亦以賄敗以內官進亦以
內官敗以昌時進亦以昌時敗

明季北畧卷十九

五

予聞一老兵云一日大兵失道誤入渾泥中諸
將喜而困之延儒檄至縱焉上逮張國維國維過
蘇蘇人生祭而哭之國維曰勿憂吾現有周相手
書在令吾放敵者至京國維果免

周延儒續記

宜興再召通內而贄幣帛者馮涿州也奔走而爲線
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擘畫兩年綸綍始下
時爲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月陛見相得甚歡呼先
生而不名首復註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次穉潛欠

并蠲民間積逋會。憂旱禁獄戍遺。以下悉還家。再陳
兵殘歲歉處。減現年兩稅于宗室。保舉破格拔異才。
脩練儲備嚴。覈討實事。凡捍禦凡民生。凡用人理財。
無不極其討究。極其調劑。至望恩請卹。昭忠銘節等。
事。向期期不予覆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滯停
閣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風采。考選四十六位。悉登
臺省以示寵。人亦樂歸之。誦太師者無間口。使天意
向平安。在非敢時之宰相。時吳昌時職儀制。必欲調
文選擇。百僚蓬次黜陟權。奈正郎從無調部者。昌時

明李北畧

卷十九

六

浼延儒必欲得而後已。延儒查例。世宗時文選病故。
武庫正郎調入。又天啟朝鄒維璉服石以職。方郎調
稽勲。援兩故事。家宰鄭三俊素不肯。依違于延儒者。
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八月入司。時當臺省年例。
故例省一臺二。無踰額者。昌時以臺十省六省爲范。
士髦韜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爲陳盡鳴。遲姚應獅。磊
齊等也。一時哄然。然昌時辣手初試。延儒主裁于上。
惟弭耳就職耳。昌時于是事權在手。呼吸通天。爲所
欲爲矣。昌時與張溥同爲畫策建功人。淮安道上張

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兩人也其忍心如此壬午十月二十日爲延儒半百之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雲路通請備壽儀外廷則盡文武徧海內爲延儒添壽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進口之說延儒不信曰邊塞將佐爲糧儲切司農常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延儒以坦衷處之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踉蹌而來小保定告陷大清兵大隊南下矣蓋大兵實係初十日五更破薊州卽闖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爲無是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七

說也十三早辰齋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矟而揚其刃者馳南畿輔左右獸駭禽飛上震怒謂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無聞塘報不發兩撫一鎮悉逮而繫之獄誅之怒猶未釋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鉞也上日坐文華殿勅有獻策直人毋禁董心葵輩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貂裘錦衣入門亦蒙賜黜王乃勲衛當獲特奏梟之而止九門晝閉文武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二十六名城延儒爲之無色聊效揚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場干

而虎衛銜口上味誦法華經第七卷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日滿城人如處窟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禮應斷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闈亦無言及至三月初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給憑未領及外轉陞出司府等官不下五百餘人亦俱結隊而去蓋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年二月日將二百身不解甲鞍不離馬乃于三月初一入莒州城養馬于野人皆休卧如是者匝月莒州境四面高山春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日下午上臨平臺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八

召三相國詞色俱厲云朕欲親征延儒跪曰臣願代皇去上不言仰視側搖其首延儒起陳演繼之曰首輔閣務殷繁臣可去上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曰臣實可去上又側搖如前蔣起延儒再跪請出上冷笑曰先生果願去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卽向東行慎勿西轉當時不得不謝恩而出東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隨征科道兵科力士亮御史蔣拱宸兵部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亦隨行初

六日至通州而大兵之白南而出東起浮門西至涿鹿且三百餘里橫排擠擁車載騾馱不盡是蘆菘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嚮延儒在通城則受四鎮之拜師四鎮則輪設絳帳之脯席隨征四臣從延儒而傳食四鎮四鎮又赴隨征四臣而陪酌延儒延儒之客席已徧先上爵于勤王四鎮祝凱歌後洗爵于隨征四臣祝紀錄一月來日未遑也朝晚進二疏題皆飛報大捷實未嘗出城數武爲濠外窺一矢相加遣也後人有賣放出口之說不亦冤哉五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九

月初六日大兵無留影延儒同日夕會飲者慶大平又四日整歸鞭時爲初十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搯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賚閣臣羊酒陳蔣辭謂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愧遂收成命延儒亦權辭竟同陳蔣准允時涪州知州武進吳方思蓼堪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致慮曰聖眷替矣十八日諭禮吏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合二十三申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屆期接出則

首輔周延儒好貪。詳僞大員。朕躬着議處。回奏時。延儒尙卧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左府空室。向得其顧盼。而騎語衆庭者。今則不啻口譽之矣。旨意落于勲戚。疏亦畧存體餘。皆已有旨也。六月初一。辭陞于前門之基盤街。仍賜銀二百兩。爲路費。後叅之者。日甚。在當日之最暱者。尤甚如袁彭年之類。彼各自爲地。恐他人叅之也。蔣拱辰則又有說。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一萬蔣只六千。以西臺與之恨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比一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十

疏并及昌時。七月二十五日。親審文華殿。卽日緹騎南下。逮延儒。十月初八。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衝邊。不報。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延儒賜繒。昌時棄市。齎勅大金吾駱。養惟向在閣。日金吾必拜延儒爲老師。以便稱呼。今延儒囑付乃弟。後日事業。詎不已。駱欲回奏。恐遲刻闔其楯。而跪于中庭。亟呼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卽日得旨。後來解縉。若十三年之薛國觀。則停解一月。蟲出戶外也。延儒再召之局方結。

涿州馮銓與延儒同年相若。初時有同衾之好。後結兒女親。已巳逆案。居前列。今爲延儒致力者。莫寬一網。復然計也。奈上于此舉最爲得意。急投不得。綏引不得。延儒亦竭盡苦心。三年來如一日。竟無從啟齒。不謂徒以身殉也。

延儒再召卜行。有日矣。一夕夢故妻吳氏大哭于前。日勿入京。入必有禍。延儒弗信而行。果符所夢。或云其子奕封夢母云此。

審吳昌時

字來之甲戌進士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十一

明朝會試十八房。簾官舊例八翰林六內科。吏禮與兵之職。方其一人爲戶刑工三部輪值者。職方郎之所以必與。以其勞而責重。三年海晏。軍國苟賴。會簾一席。酬之世宗以來。皆然也。癸未科春闈。愆期擬于八月。舉行職方尹民興楚人也。至七月。誓不復一疏。恐逢聖怒。不得入場。兢兢捧玉得門生。而後快。二十五日上。忽御文華殿。親譚蔣拱宸。叅周延儒與昌時。朋比爲奸。疏中所及之名。凡延儒四月視師時。題請隨身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興。戶部劉壽嶺。臺中郎

蔣淇宸也。皆與審。又延儒門客董心葵亦在焉。取東
廠及錦衣衛刑具以候。昌時受刑已盡。全套疏內諸
款皆承認。又問董心葵延儒得銀起用爲幾人。曰不
記也。時御案有縉紳一部。目上擲下。則福建道施元
徵一葉獻上。啟奏曰。福甯道施元徵是也。時緹騎南
下。昌時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在邊
口收贖。難民難婦其部又差齎銀官二十。今兵銀竟
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
宸曰。羅山奔北。初交兵。固有失銀之事。後各將用命。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仍復大捷。帝震怒曰。那有敗而復勝之理。屬聲打司
刑者。將拱宸當頭一下。紗帽爲裂。帝憤恨。推倒案桌。
迅爾回宮。跪審諸人。一無發落。錦衣衛慮卽覆審。俱
不放縱。盡其人。而繫之獄。尹民興不得回部。大司馬
張伯鯨以職方印照例送協贊員外。王永積後永積
遂謀入會。簾矣。

宋應亨不屈

宋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中天啟乙丑進士。初令
清豐。陞禮部主客司主事。遷吏部。歷驗封考功。稽勳。

文選四署尋轉稽勳郎甲戌歸踰六年長子成進十
後杭州理刑應亨教之曰毋東瀾毋草菅毋長莠崇
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大兵破臨清應亨率士民守
萊陽北隅單弱捐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大兵至
應亨獨當一面懸賞募死士夜劫營大兵拔圍去十
六年二月初五日大衆掩至避北城不攻次日辰時
由城東北緣雲梯上應亨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
人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應亨項
中一刀被執不屈以死後太史王崇簡弔之以詩云

明季北畧卷十九

三

拜手松楸酒一杯傷心灑淚踏蒼苔寒林風起山光
動衰壑雲移海氣來泉路幾年空夙恨人間此日有
餘哀高蹤已自成千古夕影淒淒照草萊聞者傷之
應亨死後謚贈太僕寺少卿長子名璜字玉仲登鄉
試榜次子名琬字玉叔中丁亥進士尤善詩陝西浙
江副使

北都崩解情景

附記

崇禎末年北京人有只圖今日不過明朝之意貧富
貴賤各自爲心每云流賊封門我卽開城請進不獨

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勢矣。午未之間大兵入京。都城戒嚴。上發內帑錢數萬命諸營千總每人領錢幾千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錢。兵領出以指彈錢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輩守城。此錢止可買五六燒餅而已。既而內不發錢使京中富家出錢養兵。如百金之家出銀五錢。卽妓家亦出五錢。上云一家豈無二三妓。其家可出五錢。以故人心益離。而事自壞。謂皇帝欲守天下而徵及妓銀。時事可知矣。後李自成破京。取銀十七庫而去。

明季北畧

卷十九

西

當時政弊民玩如此。申酉之變。不蔡可燭。

蔣臣奏行鈔法

癸未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言鈔法日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錢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馬嘉楠疏爭之。

搗錢造鈔

從來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只在零。十與二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賣

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幾百矣。宣問殿之所由來云。私錢捺入過多。乃于九門特點御史九員。督理其事。街衢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二文。徒三文。遣四文外。斬矣。其價限定一兩六百多。一文亦斬。復設石臼。鏹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卽刻搗碎。以絕其影。有夾入搜獲必斬。小民貿易存剩。許送納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白設官坐以待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者。清對無聊。各西臺不得不出自己橐。買私錢以搗之。辰出午飯。必使班役持錢三四千。或五六十千不等。日費兩詐。將碎錢積于白杵之間。爲人觀看。匝月餘。畢以報命云。私錢收完。錢價領定。塞責而已。而民間之錢價。下趨無抵也。凡賣錢諸處。對面現付。必如欵限。如一兩可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于桌下私授。或少轉。取以厥衛多人。曾有照常交市。搗去鼻首。故也。于是決意行鈔。省中條議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造之之費省。一行之之途廣。一齎之也輕。一藏之也簡。一無成色之好醜。一無稱兌之輕重。一革銀匠之奸偷。一杜盜賊之窺伺。一錢不用而用鈔。其

銅可鑄軍器一銀不用而用鈔其銀可入內帑上大
喜卽刻造鈔立發儀制司從來解入之珠卷與宗師
優劣科歲試卷爲鈔質之資本押工部收領限日搭
廠揆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罪工部查
得二祖時典故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
于遼東今有紙而無皮無從下手乃令工部召商
人皆京師大奸棍具疏願領銀百萬往遼買回上又
責之工部時流賊渡河之信已確已之崇禎十六年
十一月中事也嗚呼鈔法固善矣惜其行之不早耳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六

上用銅錫木器

癸未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
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李自成陷承天府

癸未正月李自成陷湖廣承天府巡撫米一鶴守城
下城巷戰揮刃擊殺數賊死一鶴號鶴峯順天宛平
籍北直保定府清苑縣人崇禎三年庚午舉人巡撫
都御史承天破標下有願負之出奔者一鶴堅持不
肯辛自刎死江陰馮生在楚蜀時又聞被執罵賊死

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

蕭漢號象石江西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鍾祥知縣五載俸滿行取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可卸擔遂以護陵保土自請于撫按免覲壬午十二月十一日賊逼境破關廂入咸失色漢奮臂呼曰此正鍾令効死之日也入署奠辭家廟出絹悅勒令衆賧自經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億萬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七

生靈敢愛此三十二口并兩雛子于是揚鞭直指擐甲登陴重懸賞格殺賊三千餘級越六日賊復大合幾百萬薄內城相持五晝夜至癸未元旦漢擲劍向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圍奔陵賊亦踵至漢挺身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漢引頸就刃賊曰欲首應云卽砍賊曰剝皮應云卽剝賊遣僞官元圭說降以管夷吾劉清田爲言漢應之曰管仲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郁離子痛鱗介之易我衣裳從龍淮左我正值聖王英明

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卽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
不忍殺批片紙令亂箭射死蕭知縣漢卽袒胸以受
寂無半鏃相加旋有票送吉祥寺僧寮至則羅列美
饌小賊一人至之漢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且不
可得偶于圓定覓剃刀藏之因取敝紙書楊椒山浩
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又
別錄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兩言紙窮
投筆起復拾土塊從壁畫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
十字隨時對壁自刎血橫濺字時正月初五日也士
明季北畧卷十九

六

民買櫬致誅就寺地瘞之

賊陷承天府改曰揚武州遣僞將王克生決顯陵求
寶僞知州張聯奎多備鋤鋤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歛
風雷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頭一擊
卽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
妻何氏固以貌都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
也克生抓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闖大懼遂不敢動
一云諸賊發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

兵陷潛江京山諸縣

何氏守節而死。聯奎媚賊而亦死。一流芳一遺臭也。然聯奎大損名節。有負其妻當頭一擊。快哉。閱此知州官不如縣令。男子不如婦人遠矣。

附記二異

二異者。何一墓中人。一無頭人也。賊陷楚豫諸省。每決陵求寶。一日發陵。得二美人。蓋官妣。殉葬而猶未死者。美人復見。天日喜甚。既入室。大笑而卒。以久閉。元室險風。土氣沁入肌骨。腹餒體柔。一遇風日。陽氣卽散也。

明李北畧

卷十九

九

流寇盛時。鋤刈人民無虛日。一人遠歸。距家三十餘里。天雨且暮。投宿野邸。旅主云。舍後有屋兩間。孛弟宿內。恐驚若耳。其人曰。孛生平無所畏。獨畏汝弟耶。及進門。閉扣之不應。門忽啟。心怪之。及入。視啟戶。人乃無首者。其人大駭。而仆。旅主笑曰。汝云不畏。何乃爾。平因慰之曰。勿畏也。昔吾弟遇流寇。斬首而去。時麀鹿諸獸羣集。將衆尸分噉。遞及吾弟。一神人止之曰。勿食此人。錄上無名。尙有四年陽壽。不應死。羣獸散去。弟因自撫其首。已無矣。喉間止一硬管而已。昏

夜趨歸與予同卧談。過賊事甚悉。及旦。予見弟無首。大駭。然竟不死。飢則啾啾。有聲。用茶匙沃食管中。飽則無聲矣。又能織蓆。亦異事也。

昔唐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飢渴卽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及期果卒。

監左帑龍舒嘗言。親戚遊蜀路經湖溪。晚投一店。忽見左側一人無首。駭以爲鬼。主人曰。不須驚。此人也在年因患瘰癧。頭忽墜。脫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宋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憇于潘姓家。聞旁舍嘖嘖有聲。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屨。運手收疾。刁大驚。潘生曰。此吾父也。宜和庚子嘗遭賊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飢體皆溫。不忍檢薦。月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

無頭而活。其說近誕。恐世不之信。故附載三事于

後乃知古今奇異何所不有

李自成屠黃陂

癸未正月十日乙巳賊陷雲夢十一日丙午陷孝感
十二日丁未李自成羅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
設偽令黃陂士民殺偽官賊怒反兵屠之夷城垣爲
平地十三日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
黃州指斥秦輿偽托仁義以誘遠近偽示有三年免
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皆感之李巖復私作民謠令
黨誦之云穿他娘喫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
時不納糧以故所至風靡黃州守將棄城東下掠江
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論將屯漢口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左良玉避自成

正月李自成大遂福成陽左良玉率衆二十萬自金
沙堵下九江遂至蕪湖良玉旣避賊東下沿江縱掠
降將叛兵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
諸軍盡列沿江兩岸不聞爲兵爲賊皆擊之良玉列
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賊始散

三月傳制襄城失守明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

開貢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革職充爲事官殺
馭

馬世奇入對

癸未李自成張獻忠益熾上不時召對羣臣馬世奇
對曰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
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楊
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
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
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
明李北畧 卷十九

三

借勦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
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
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
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自從督
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上載李自成馳檄誘民及左兵擾民等事故持錄

此

徐標入對

癸未五月召巡撫保定台都帥史徐標入對標曰臣

自淮江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茫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台不見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歔歔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致備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復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皆善之標受事不久而數數召見蓋閔念飢民欲得其詳也

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籓實皆棄城而走勅諭各籓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皆不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同

李貞罵賊

二月初六日庚午李自成遣賊攻麻城城空無人十九日癸未自成攻陝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賊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厲聲叱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爲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于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副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李自成陷常德

二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崗州殺岷王時
湖廣諸蠻獠俱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自成三
月澧州土賊勾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強甲湖廣積粟
支十年官吏遇賊皆奔土兵無固志遂陷自是辰岳
諸府相繼告陷而雲貴路梗矣

李自成襲殺左革

癸未二月初十日自成襲殺革裡眼及左金玉并其
衆時羣賊俱歸自成聽其約束惟左革二賊恃其衆
不相下自成因置酒宴之殺之于席上革里眼名賀

明季北畧卷十九

一龍

李自成殺羅汝才

三月自成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多死汝
才所部怨自成初汝才聞顯陵之異以天命未改潛
謀歸順欲殺自成獻功尋以印馬分營起自成疑至
是四月自成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卧未起入帳
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自成以大隊兵脇之七日
乃定併其衆汝才陝西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賊爲
首操初隸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自

成兵長于攻。汝才兵長于戰。相倚爲用。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羣賊推。自成爲奉天倡義大元帥。號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汝才嗜聲色。所至郡邑輒擇子女之美者。後虜數百女樂數部珍食山積。酣燕歌舞。自成每嘖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元珪爲謀主。每事取決焉。自成并殺珪。汝才死所部多散亡。部將楊承祖素驍勇。率衆盡走鄖陽。投守臣徐起元起元守鄖數年。處強敵之間。竟保殘疆無恙。皆羅兵力也。猶在澧聞變。自成調其兵回襄。不從。五月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自成復攻袁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

他書載三月十一日甲辰。自成殺汝才。而史畧與編年則載四月丙子。謂自成三月初十殺君革。明日復殺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

李自成擅號設官

癸未四月。自成既廣收部曲羣賊。俱奉號令。遂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掠郡縣。俱改易名號。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進陷荆襄。鄆郢。席卷河南。有衆百萬。始思據

有城邑擅名號矣。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自稱倡善大元帥。爲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武。五品皆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勳。黨守素。辛思宗。容可成。李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自成親侄等兵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旂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旗。纛皆用黑。左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黃色。而纛隨之。自壬午年夏。破荆初。及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吳

博上楊永裕。投自成。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屬侍郎。則喻上。馮蕭應坤。楊承裕。郎中徐丘。王家。在鄧巖忠。從事顧君恩。郭附龍。傅朝升。防禦則孟長。庚際。李之綱。吳大鴈。黃閔金。有章。府尹則張盧。機姚允錫。牛任。劉蘇。鄧璉。劉茂先。又使仕光榮守荆。蘭養。成守袁。陵王文耀。守澧。白珥守安。陸葉云。林守荆。門謝世龍。守漢州。爲世太守。景陵高一。切守信陽。周鳳梧。守禹州。兵鋒所至。人心皇皇。皆棄城奔走。大江南北。人無固志。

自成封崇王爲襄陽伯。邵陵保甯蕭甯諸王俱降賊。改封伯倫上。獻薦列荆州紳士自成下檄徵之。江諸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爲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壁死。楊承俗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鄖陽古劍

癸未二月初七日庚午。鄖陽府天馬山崩出古劍一口。上書云。包家大奴兒弓神機妙火震浮空。馬陷門內木子死羅掛灘頭。偽滿山九九數盡取出。青鋒洪武二十二年青出。則基造四月初六行都司地。平坂。

明季北星 卷十九

七

下尋出火藥四十六簍。鉛子六簍。土書包都司制。以此擊賊。殆無虛發。按劉青田卒于洪武八年。今古劍之說不知何據。是月十一日。羅汝才即被殺。尋自成犯。鄖敗去。則馬陷句似應李闖羅掛句。似應羅汝才再揆也。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隣界秦蜀左右。荆襄楚之極。孤危地也。自郭撫南奔。城日夜眺。環攻之者。動經旬月。賴荆南道高斗樞竭力守禦。四月初旬賊數萬至。城下四面皆築。

高臺爲坐困計。我兵盡毀其臺。又銃炮傷賊萬餘。賊乃遁去。以次漸復。均州。穀城等州縣。又傳檄四方。諭以賊必可滅。好義士民多有應之者。

李自成陷保康

四月丁酉。自成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保康縣屬鄖陽。辛丑。自成遣僞將之禹州。禹州守將先期具禮迎賊。賊設僞官之任。廿一日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告諭天下。

是月初一甲子起。有癸酉。無丁酉。有丁丑。無辛丑。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再攷

顧君恩議取關中

癸未五月。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爲官軍所敗。復退屯襄陽。與羣賊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彙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畧三邊。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

有餘方爲全策自成從其計遂拘鐵工晝夜造鐵均釘各萬餘謀入潼關越踰山險先尋自成好掠牛金星勤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誑惑無有固志六月自成大造舟艦于荆襄

顧君恩拔貢爲僞吏政府選郎後自成人秦取趙破京師俱如君恩計亦賊之有才智者

張獻忠欲人蜀先于巢湖習水師李自成謀取秦使于荆襄造舟艦俱欲止南兵不上且使秦蜀不飛也二賊聲東擊西詭計畧同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孫傳廷攻拔唐縣

癸未正月語孫傳廷作速剿寇六月十五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銀衣指揮餘各有差進孫傳廷兵部尙書總制勦賊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總師七省之明九月八日亥傳廷次汝州僞都督李養純率所部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傳廷遂攻寶豐十一日壬寅自成來援白廣恩高傑等戰却之傳廷曰寶豐不削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拔之斬僞州堂

陳可新等數十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營痛哭誓殺官兵

官兵禦賊以來有三快事一擒高迎祥一射自成目三殺賊家口三者傳廷實居其二後雖有漳關之敗然兩大功不可沒也但養純之降實爲通賊張本古云受降如受敵奈何輕信以致敗邪

孫傳廷逐李自成

孫傳廷既拔唐縣壬寅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車日行三十里士馬俱飢或勸旋師就運傳廷曰軍已行卽還亦飢當破一縣就食耳十三日甲辰復陝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餘頃刻食盡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兵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自成奔襄陽

此戰差強人意

孫傳廷汝州大敗

癸未九月大雨連旬孫傳廷軍乏食二十一日壬子兵譁于汝州降盜陰通自成二十二日癸丑自成率

精騎大至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自成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官軍死亡四萬餘人喪其軍資數萬傳廷故將家子然不知兵好大言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自成欲誘致之每戰輒置精銳驅難民當前因是多所斬獲傳廷志益驕屢疏奏捷且上言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賊間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憂上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傳廷疏示眾兵部侍郎張鳳翔獨言賊素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傳廷所統皆良將勁兵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不如爲陛下留此家當上目攝之羣臣窺上意爭請命傳廷進勦至是果敗乃削傳廷職充爲事官扼于潼關加日廣恩陝西總兵官提兵援勦進土程源疏言獻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之衆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着着照應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擒乞勅傳廷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

大雨乏食天時人事可知然聞岳家軍猝遇敵不動故撼之甚難未有一日走數百里者卽自成敵

于疾追亦熟知官軍無紀律耳不然彼獨不畏陷于伏乎是秋馬世奇至武關策畧云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此之謂也雖然乏食軍謀先自敗矣豈必待盜之通賊矣哉前所載官兵敗賊或斬首數十或數百至于餘而止矣卽追逐亦不過數十里已耳夫以數萬及數十萬之賊而僅斬其千百亦何關勝負况未必殺賊精銳或以良民冒功乎茲之一敗則驪走四百里死亡四萬餘何多寡遠近相去若是軍形賊勢強弱勝負于是乎見矣

李自成入潼關

十月二日壬戌一隻虎陷闕鄉卽自成侄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初六日丙寅以齎給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官軍大潰一云孫傳廷率兵十六萬與賊大戰于潼關賊將戰宗敏用誘兵計將良民居前作輸數陣傳廷遂輕之十月初六日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驍將賀錦辛思宗谷可成劉希堯任繼業十餘人俟傳廷追入伏中砲發伏兵四起圍困又

先以五千賊詐降至時內外夾攻我兵大潰傳廷單騎走賊遂入潼關竟抵西安西安不守時蓋十月十一日也十五日自成卽王位既定西安卽發兵十萬金銀五十餘車往甘肅延綏臨洮等處

自成西行陷華陰傳廷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自成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屠之傳廷破于陣渭南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自成陷華州初八戊辰陷商州商維巡道黃世清死之自成屠商州二十四日乙酉陷臨潼巡撫馮師孔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綱自盡指明季北畧卷十九

三

揮崔爾遠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燭自縊死紳上死者甚衆原任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都司吏邱從周等俱罵賊死叅政田時震不受僞職死解元席增光宗室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原任磁州巡道祝萬齡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容自經死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餘吏民皆相率降于賊

初自成席捲楚豫雖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塲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入秦虜百二山河遂不可制

居秦王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擁資百萬。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之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却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犒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為賊所有。自成分殉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自成攻西安。為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十一月。考校州縣。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州縣三等。佐貳

孫傳廷夫婦死難

附喬元桂等

孫傳廷。號白谷。代州人。長身。俊爽。才武絕人。能左右射中。萬曆己未。進士。授永城知縣。調商邱。有能。名甲子。為例考官。行取吏部主事。歷封功勳。選四司員外。部中為順天府丞。以避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癸未。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總制各。自督師。剿寇。會天靈。兩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公獨身橫刀衝賊。浮以反。從騎無敵。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

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被率
二女六妾沈于井揮其八歲兒以去見踰牆避賊墜
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跣
人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
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標下監軍道副使喬元桂同
目死之元桂定襄人也同里進士馮訥生作潼關行
紀其事云是時潼關旣破三秦頓失西安知府簡仁
瑞四川舉人被擒不屈罵賊最烈賊揮爲數截死都
司書辦邱從周遮道馬賊賊擒至罵愈厲剗其眼罵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如故割其舌去其齒寸磔之罵始絕秦府左長史章
尙綱投印井中赴秦府端禮門外再拜自經死

傳廷死事本未得之梅邨吳偉業前載章世綱

此載章尙綱意尙綱爲是

吳從義赴井

吳從義字裕強浙之山陰人曾夢長者撫其背曰歲

寒松栢其在斯乎余字而歲青瘖遂更焉崇禎十二

年已卯舉順天鄉試十三年進士遷長安令秦地兵

童海至千緡不能得開粟公設法賑貸秦民賴之以

生廷議以寇盜充斥裁縣簿設練總募邑中丁壯
之公躬自訓練與標兵夾攻南山寇獲其渠子午會
張諸鎮乃安時李白成蹂躪豫楚秦與壤接詔督師
孫傳廷移鎮西安以衛秦而援豫兵十餘萬俱集長
安刀槽草豆戰車戈矛之屬俱出民間公憫焉除宗
紳衿士應免外餘如寄在各田槩行編派而民少甦
居平食盥不逾二飲不至醉冬裘夏葛必敝方更癸
禾春舉卓異冬十月孫傳廷喪師雒陽潼關不守長
安勢如累卵公佐撫軍議戰守分汛南門十餘日而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美

賊至十一日東門陷撫軍馮師孔死之眾扶公下至
成北關神廟易冠服從容望關叩首赴井中死秦土
民聞之號呼震天如失父母卽賊亦爲與息墮淚事
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蔭一子
黃綱一門盡節

黃綱字季侯河南光州人與兄丁未進士衮並擅機
雲之譽中天啟壬戌進士初授南官知縣五年考最
授兵部主事出爲給興知府旋丁艱歸會賊寇光州
公廬墓入山僅以身免長子諸生彝如率家僮巷賊

馬賊致殺妹亦遇害丁丑陞公臨鞏兵備副使建番
漢合勦之策大敗賊于洞洪承疇奇其功特疏顯陞
尋轉岷岷叅政壬午陞按察使及癸未自成舉破
潼關公赴井死之夫人王氏同殉巡按御史金毓崗
監軍御史霍達聞于朝上以忠烈可嘉下部卹曰從
優議卹贈太常寺正卿廕子恂入監讀書

焦源溥馬賊

焦源溥字逸源號涵一陝西三原人少穎悟絕倫稍

長研理學尙節義最慕漢之武侯唐之劉侯骨相非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七

凡萬曆三十七年巳酉舉于鄉四十一年癸丑成進
士初受沙河知縣尋調濬縣庚申以卓異薦擢四川
道御史官舍蕭然如禪室或諷公何太儉公曰不聞
長齋御史乎凡在西臺封事數上熹廟登極盈廷聚
訟三案事公危言正論之朝側目甲于巡按直保以
忤要人意例轉河南憲副備兵廬鳳未幾移疾歸已
巳起補山西庚午遷叅政所至愛民如子不取屬吏
寸絲尺縑甲戌以才望特擢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既蒞任築車實修馬政策城堡謹斥埃慎擇

將領以忠勇勤爲上毋取叛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
肥也亡何中蜚語歸癸未冬自成人西安照諸邑楷
紳授僞職仍以總督官銜延公脅之去見自成公罵
曰爾爲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誘我耶吾朝廷大臣
有死無二幸速見殺賊閉之室中三日罵益厲公美
鬚髯皆上指目皆盡裂賊稍近公舉手擊之將殺公
公詈不絕聲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
按臣霍達爲請卹于朝

公從兄源清號湛一萬歷丁未進士除戶部江西司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庚

主事歷員外郎中廣平知府山西山東副使四川叅
政山東按察使山西左布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宣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賦入境不屈
自經二公皆以清品聞而源溥尤尙氣節爲臺中好
直言諫草傳天下

南企仲罵賊

刻南師仲

南企仲號炫蒲渭南人萬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吏
部尙書年九十矣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子
禮部主事南居素號家嶺萬曆甲辰進士亦以不屈

見錄

焦公以兄弟死難南公以父子殉節其地同其貴
同而其時與烈又同誌于青史美哉

中部知縣朱新達

十月李自成既破西安遂掠酈延中部知縣朱新達
知城下不支先命妻妾自縊一妾少尙未配合新達
遣之去妾不可垂泣甘縊然後新達自縊死

史畧一刻華渠野乘又刻朱新鏐事同而名各異
須再攷之甲中正月二十日監軍崔達恭報秦中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五

殉難諸臣有朱新達妻妾則朱爲是

余應桂總督陝西

癸未十月二十九日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
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
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益上默然發
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時朝議以應桂
爲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軍達秦人也夙負才畧
習知地利土著故用之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以
有真剿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兵有好有司自

有好百姓在爾實心爲之命達遠前去料理達痛哭
數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皇上北至則僞官
充斥赴任無地。

李自成祭奠

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
脂祭奠以兵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
攻鳳翔陷之屠其城。

榆林諸將殉難

十一月十二日壬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
明季北畧

卷十九

早

以大寇繼之備兵副使都任原任總兵王世顯侯拱
極光世威惠顯等歛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
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効死無二推世威爲長主
號令繕甲兵自成遣僞官說三日不聽自成怒十五
日乙巳賊四面環攻城土強弩疊射賊死尸山積更
發大砲擊之賊稍却十六日丙午賊攻甯夏鎮兵逆
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十自成歸西安益發兵攻甯
夏陷榆林守道都在合門自縊原任總兵尤世威舉
家百口付之烈焰口揮刀突戰死街心原任總兵疾

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鈞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
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原任游擊孫貴龍
養堯原任守備白慎衡全家敘現任游擊傅德惠憲
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
國現任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揚以偉掌印指揮李
文焜皆不屈死時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
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閭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
事者數百人而鄉紳死難則有誥封副都御史朱嘗
德等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縱軍士飢困而殫
明季七畧 卷十九 五

義殉城盡不少挫榆林旣屠賊搗窟夏甯夏官兵迎
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遂長驅而東矣脫是時中樞
稍知兵當賊困榆關急募濟師爲犄角可令戰奪氣
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可謂國有人乎

秦地稱山河百二讀無衣小戎之什猶想見慷慨
激烈之繁生斯地與官斯土者破其風氣大節著
焉雖謂與華峯比高涇水比潔可也嗚呼壯哉

文臣讀書明理而朝廷復優待之其殉節宜矣至
于武將何知且文臣平日視同走狗宜非降則遁

耳乃不爲賊誘可爲異矣至無一人降者則又異甚尤可異者婦人女子亦知賊至不過披掠已耳非甚不獲已未有甘心引決者竟至圍城自盡其貞風勁節真古今所未聞也
榆經地臨河套朔北緊關甯夏邊睡要路負山阻河二衛既失賊遂由秦越晉勢如破竹矣

李自成屠慶陽

自成既破榆林遂攻慶陽府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守道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靳居聖鄉紳太常明季北畧卷一九
少卿麻禧皆死之居聖字淑孔長垣人進士城破自刎自成屠慶陽執韓王大張僞榜移檄河南卽縣俄還兵西安此十月事

鄧大妙賦詩

鄧大妙故甯河武順王之裔三水文翔鳳太青之繼室也崇禎初年太青以太僕少卿家居武恭人歿謀續娶家園有並頭蓮之瑞作嘉蓮詩七言全體四百餘首鄧之父才其女而告之曰此真可以增汝矣太青喜遂委禽焉既歸于文春然佳日奉太夫人版與

出遊登車中古夫婦唱酬筆墨飛動爭光。闕隸太青。有
二出西郊記讀者善之。甲戌太青得風疾。至壬午春不
起。鄧爲文以祭。敘致詳悉。關中文士爭傳寫之。癸未冬
關陝蹂躪。鄧以才甚爲寇盜所知。淪于闖。遁于秦。流離
于幽冀。郵牆旅壁。潑墨留題。嘗賦秋思一絕云。蕭蕭一
望碧連山。襲襲輕風拂翠鬟。秋色亦知亡國恨。却教落
葉盡成斑。

之三秦一矢不獨忠臣義士抱天墜之憂。卽婦人女子亦
懷亡國之恨。故附記鄧太妙一事。

明季北畧

卷十九

聖

李自成陷平陽

十二月初五日自成發兵入漢中。傷反兵。至韓城渡河。二十日庚辰陷平陽。吏民皆降。蒲州鎮將高杰聞自成渡河。于是退兵澤州。沿途大掠。自成殺西河王等三百人。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

李自成陷甘州

十二月自成遣賊陷甘州。甘肅巡撫李自瑞總兵郭大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西甯衛尙堅守不下。至明年甲申二月許降。殺僞官賀錦等。

張獻忠屠蘄州

時李自成陷承天據襄陽所在棄城走獻忠因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至是癸未正月張獻忠襲陷蘄州次日令縉紳孝廉文學悉冠帶自東門入由西門出盡殺之遂屠蘄州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卽殺之蘄州與黃安黃梅二縣俱屬黃州府。

張獻忠屠蘄水

癸未二月鄉官周之任勾引張獻忠初四丁酉獻忠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四

遂陷蘄水屠其城道臣許文政被執不屈殺于麻城。邑有饒宦獻忠未至時蘄水官府謀集鄉兵守禦。饒宦不從謂鄉兵徒擾民耳。賊勢孔亟官兵請于各宦。每宦養兵三名。饒宦曰我窮宦不能養也。旣而城破。獻忠集城中商民士宦于教場而盡殺之。後及于饒。饒夫婦跪請日願出金二十萬免死。獻忠括其家得三十萬卒殺之。

野乘云督糧道叅政許文岐爲賊所執求死不得。警覓從賊衆多繫黃麻密告以忠義暗約從中擊賊以

柳圈爲號適爲逆衿王固懷泄其事遂被害臨刑歎曰吾所以且夕不死者正爲此耳今旣無成天也含笑而卒

王固懷附賊以殺忠臣真衿中禽獸也至饒宦以三十萬貲而不肯養三兵其愚鄙可恨獻忠殺之快矣但百姓亦何罪哉

張獻忠陷黃州

癸未二月丙寅張獻忠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繫明城陷副使樊維城罵賊洞胸死維城固孝介公之

明季北畧卷十九

聖

侄而玉衡之子也貢生馮雲路力學著書精禪理徵辟不就獻忠慕其名強起之雲路不屈而死其門生諸生汪陞廷亦死諸主易爲胡父道暹名重海內前已與次子爲璉罵賊死至是爲胡亦死之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黃陂鄉宦歐陽玖迎降尋陷羅田

樊維城號紫蓋黃岡人父玉衡爲給諫以建言國本遭戍公中萬厯己未進士投海鹽縣知縣厯遷至福建副使崇禎癸未廉獻忠破黃岡公被執大罵不屈死之

易道暹字曦侯湖廣黃岡人爲諸生以文章依烈名
海內博涉羣書賊逼黃岡長子爲瑚請避而公所著
四書易傳詩徵諸書卷帙浩繁又所購求四方瑰文
秘冊多年汗牛不忍舍去因貽書友曰不聞天下亂
元道自著書卒不去俄而賊益近爲瑚奉母走青峯
巖公亦令僕鬪奴擔書借幼子爲璉他徒未及里許
逼賊賊問何人公結以遠方書賈賊云汝易曦侯何
欺我公曰汝旣知我幸聽一言村中財物足飽汝腹
幸無殺人焚舍賊怒曰汝不畏死尙爲邨人言耶汝
明季五畧 卷十九 吳

徧遊熟道里肯從我共享富貴否則立死公亦罵曰
死賊汝爲中國百姓一旦爲賊殺人無算覆載不容
天兵回合生磔汝肉何富貴之有賊益怒遣騎縛公
于段家店殺之爲璉同日遇害督學水佳允祀公父
子鄉賢祠。

黃州異僧

異僧黃州人平日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徹隨其所
見皆稱阿彌陀佛如見張姓者則曰張阿彌陀佛見
李姓者則曰李阿彌陀佛路上見雞則曰尖嘴阿彌

陀佛山中見虎則曰大嘴阿彌陀佛見人吹鬚則曰
長阿彌陀佛見人打鼓則曰響阿彌陀佛見其所見
無非阿彌陀佛者癸未總兵黃鼎守黃州府城師于
途中大聲念佛衝黃鼎道軍士執之登城適獻忠攻
黃州師亦留城上夜間念佛頻呼軍士醒睡軍士恨
之縛而投之城下未幾復在城上念佛如故如此者
四每東城下則西城上西城下則東城上中軍官白
于總戎始禮重焉

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師募之放生獵人云汝償我三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十金便可放虎師止得四金與之獵戶云汝能執虎
耳三匝而虎不食汝則與汝虎師遂授記隨執虎耳
三匝乃縱虎逸去是夕虎遂皈依師師與虎同居黃
麻山金剛洞中太監盧九德提兵過黃州至山中訪
之欲見虎師語虎虎止示其首九德欲見全虎師復
喚虎出虎乃大吼躍出九德亦皈依焉

黃州大飢人相食師出城外飢民持刀叱師捨身充
飢師解衣示衆云汝俟我念佛于聲汝卽食我念佛
至八百汝輩卽皈依我心吾尚能念完二百聲以足于

聲佛也念至三百聲衆不能待卽欲推刃忽有兵馬
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

一日偶于街上見一雞師卽念阿彌陀佛雞亦隨聲

念佛

張獻忠入麻城

癸未四月張獻忠破麻城從賊大逆則劣生周文江
居首文江爲獻忠兵部尙書有原任錦衣衛遣戍劉
僑托文江進二美妾併金銀器血玉杯古玩數萬金
于獻忠獻忠用僑爲錦衣衛都督教諭蕭頌聖自殺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哭

楚生某祝髮居吾邑康熙初遇于蓮蓉庵予問楚事
生云麻城鄉宦梅之翰萬曆間進士天啟時爲陽和
總督蓋陽和堡屬九邊大同地時張獻忠居麾下爲
游擊之翰見其勇猛過人善待之及崇禎時之翰已
物故獻忠引衆過其里居設祭而去絕不擾民至癸
未四月麻城宦僕李人會聚衆叛王城中大亂合萬
人據之不通出入鄉野亦起兵數萬圍困半月不克
然鄉兵日益而城內之糧事且迫李人會大懼聞獻
忠駐兵蘄州夜半遣人縋城下由間道請救時獻忠

步卒多降。李自成麾下止有騎士七千人而已。適欲出掠未定。所趨聞麻城使者至。大喜。卽刻期進兵。鄉兵聞之。各解圍走。獻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別立一軍。號爲新營。選勇士將之。勢復大振。已而獻忠去衆。乃悉從之。五月破武昌。皆此軍力也。

是歲二月自成遣將陷麻城。城中虛無人。越兩月而獻忠入。豈麻民劫敗有不可逃者歟。且賊勢稍衰。每逢人助。是天心猶未厭亂也。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吳

張獻忠屠武昌

癸未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扼蘄州武昌。武昌廟廢。池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請貸。王不許。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爲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徹江上兵。搜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嶺炭諸洲淺。不過爲東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

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
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王
戎楚府新募兵爲內應開門迎賊文榮馬持矛大
呼殺賊賊攢刺之洞腋死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
門城陷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敬子湖
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十
一月始葬楚府長史徐學顏方督江夏縣與賊格鬪
左臂斷右手尙持刀不仆爲賊支解合門殉難二十
餘人都司朱士鼎被執賊強以爲總兵官士鼎執于
明季北畧 卷十九 辛

大罵賊斷其左右手棄之江濱士鼎縛草于臂作書
畢乃死興皆留守沈壽崇及武昌通判李毓英武昌
知縣鄒逢吉嘉魚知縣王良鑑皆死楚宗多從賊者
獻忠執楚王盪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
盡楚人以其咸王之愚也獻忠以篋與籠王沈之
西湖湖水湧沸久之乃死賊亦異之王之先乃太東
第六子洪武三年封至是始遭難其富可知賊屠僇
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尙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
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

餘民數百悉斷手足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武昌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五府鑄西土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爲進士授卽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破殺行將及汝矣獻忠懼卑詞以答求彼此爲援多資金寶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

遺聞載賊從鴨蛋洲渡武昌知縣鄒逢吉死之而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五

史畧則云從煤炭洲渡未知孰是

賀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武昌江夏人父亨陽潛心理學所著有思聰錄人模樣等書公爲諸生受知賢學鄒迪光而熊尙文尤奇公與熊廷弼並見賞愛或問二公優劣荅曰賀生夏瑚商璉熊生千將莫邪後其言竟不爽廷弼領解公不與迪光贈以五千金爲三年膏火計萬曆癸卯捷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選應城教諭丙辰登進士殿試第二人除編修壬戌分試得華允誠等公居鄉與廷弼頗不合後廷弼將被罪楚

神梅之煥滿朝薦以廷弼寃疑公意有異同公日記
以小嫌介意遂授筆具草而已不可救矣會楊忠烈
劾忠賢忠賢切齒楚人猶慕公清望語之曰各省俱
建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德公曰此地方官事非
某所敢知。瑞默然遂借南畿主試之推削公籍崇禎
初補南京祭酒丙子入內閣戊寅致任後二年再召
入與首輔勃然不合尋告歸上召便殿宴餞公伏地
悲泣上亦惻然動容同官陳演大呼曰逢聖有罪不
可刑勒天淚公掩涕起侍賜冠履坐蟒衣一襲遣官
明季北畧 卷十九 至

護送回籍時壬午歲也明年癸未賊破蘄州黃麻烽
火連鄂城武昌大震公以死守勸當事其門人大治
尹如翁心憂公特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一袈裟
微謀之公以貝危授命對五月十九日獻忠攻武昌
二日不下會報監軍楊王基陞鄖撫遽移營渡江兵
勢單弱賊遂從漢陽門入城陷乃廿二日也公服御
賜冠履噬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至則藩府爲獻
忠竊據王已不知所在公遂見執乃曰我欲親見獻
賊罵之而死衆不令見公乃北向五叩頭畢遂以緇

陽橋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說明皆死之。仲子光明守八分山。墓聞難來奔。又死之。兩子媳一會氏一陳氏。孫三人皆死。一僕壹命相依。七日竟死之。合門就義者二十餘人。公既歿。大吏招魂祭葬。公八閱月而屍出面。目如生。冠纓不絕。諸生尹如翁歸。大治城破。被執不屈而死。其父孝廉珩博學貧氣節。先避地吳中。公死上感悼。命禮官議卹。會遭國變。南京謚公文忠。江陰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謂之曰。汝何不殺我。免殺許多百姓。賊不忍加害。送至獻忠。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五

老營亦不忍殺。逢聖曰。速殺我一人。其餘百姓無罪。獻忠曰。依汝言。全了他屍罷。蓋欲驅民入江耳。此與前傳小異。

一云。獻忠以武昌民衆不能頓殺。開城馳之入江。藝香三枝。與衆交割。期如香盡而猶在城內者。盡殺。民爭趨出。蹂死萬計。不能出者。殺之。凡驅民三十萬。溺之于江。江水盡赤。浮屍千里。子是時聞有流人至鎮江者。真人間大凶賊也。有自楚來者云。獻忠將屠武昌時。大雨如注。雷聲轟烈。獻忠馳馬呼曰。

上天怒得緊了。何不快殺。遂如砍瓜截菜。音然數
十萬衆不能遽殺。乃破城遁入江中。獻忠每自云
我是黃巢後一人。又云我北黃巢殺人更多。其尚
忍殘暴無復人理如此。而黃巢不日具其狀。突
時武昌一人平居好善。城破躍入江中。止見桑田
初不知水步行卅里。至青山峽登岸。抵家竟無恙。
人咸異之。卽已亦不知其故。至今猶集力行善事。
一云逢聖朝服授江死。門生大冶尹如翁從之。是
賀尹同死也。而此云歸大冶云云。似小異。

明季北畧

卷十九

書

前載賀公以巨舟載全家溺死。是一門同日死也。
而野乘所載止云同日危。夫人子觀明之死。餘先
後不一。似與史畧小異。如兼記之。自其後。以
先是崇禎五年襄陽地震。武昌震而且陷。及十五
年壬午冬。自成破襄陽。至是獻忠又屠武昌。俱不
出一紀。然則地道本靜。而震動不日。是失其常矣。
能無災變乎。一人又云。好黃巢殺人。其狀其

張獻忠大敗

癸未六月論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舟老師

摩南八月五日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獻忠出戰
大敗遂復漢陽并諸屬縣

復漢陽幸矣而不書乃書獻忠大敗者何喜之也

八喜獻忠之敗過于復漢陽也

三捷李乾德岳州三捷

癸未八月張獻忠陷咸甯蒲圻二邑屬武昌府距岳

州二百里沈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移屯岳州居民

他避令軍士詐爲居民開門迎賊賊人城伏發賊盡

殲留四賊割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進

明季北畧卷十九

攻乾德虛立營壘于道旁林中植旗幟伏大砲積薪

其土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發斃賊數百賊益怒

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卽

止不進賊連弩射之乾德度賊矢礮既盡水陸奮擊

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圍岳州百道俱攻八月五日

力屈城陷乾德希貴是長沙八月初七日戊辰賊前

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是獻忠欲北渡卜于洞庭

湖神不吉卜神終不許十九日庚辰獻忠欲舟湘

潯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

因復遣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卜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

李弘德雖不殉。雖然三戰三捷。功亦偉矣。至于大風覆舟。神之惡賊如此。

蔡道憲續傳

公之先居于泉。父維忠以功。曹為府幕生。三子伯鍾。殿仲。道宜。俱庠生。公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崇禎癸酉年十七補弟子員。即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滇南司李。中途丁憂歸。辛巳改李星沙。時堵允錫為郡守。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美

相助為理。壬午十月。公有事于會。堵以親行。過公小樓。秉燭而語。公謂堵曰。子烏得去乎。去是無星沙也。堵亦白子速歸。署死而後已。吾子勉之。自此兩人別。去十二月。賊陷荆。承癸未五月。陷武昌。七月。陷岳州。一時名鑑重臣大帥勁卒俱潰。于長真能自固。有廣銀尹先民者。夙稱能守。公結以衛時民。已大奔。一城內外皆絳衣游悍。且掠且市。又文武率為相。汗不和。取朝渡夕潰。尹降。公督戰不支。乃下馬釋戎服。整衣冠。北面拜泣曰。臣不職。以死謝。至尊為賊所執。賊降。

暗語曰我素知公公勿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釋
而又縛者三迺賊降將尹欵語公公瞋目直視曰爾
爲衛律耶朝廷何負爾而反奮縛搥尹胸而搏之賊
數萬咸股栗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辱賊賊乃
劓公公就劓罵不絕口賊皆流涕發喟曰南朝僕見
李侍郎也十二月賊陷衡永還忽拔寨渡江甲申正
月王師乃恢復三月堵公復任肖棟建祠發喪率諸
司人而哭之先是壬午之春公促夫人侍太夫人歸
私謂堵曰吾與子俱處燕在堂也亂至無日吾無死
明季七畧 卷十九 七

所忍使慈母目見乎奮題其壁曰許多上將薪誰徒
正在中流楫自悲公蓋自期有素矣生子萬曆乙卯
九月廿七卒于癸未八月廿六日得年二十有八配
謝氏子名知遠以甲申五月二十日虛葬公于長沙
府城南理靈坡王喪者親兄道宜司喪者郡守堵允
錫及別駕周二南也
丁丑吾邑秦鏞北上遇蔡公于儀揚見公徒步不
乘輿馬自聞至京師凡數千里皆陸行其足力強
捷實世間舉子所未有者是歲成進士

蔡道憲長沙罵賊

崇禎十五年冬。賊襲荊州鎮。臣率兵擁惠王走長沙。明年癸未。武昌陷。巡撫亦率兵千人走長沙。長沙亂。臣且家道憲以一身經理支撐其間。八月岳州陷。鎮臣孔希貴亦率兵萬人走長沙。郡中恇擾。道憲與鎮臣尹先民。普衆固守。躬自持釜餼出粟餉兵。與希貴相犄角。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獻忠至城下。希貴先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尹兵大潰。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公名。可速降。毋自苦。道憲強弩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庚

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二十五日丙戌也。希貴先民俱降于賊。道憲被執。百計誘降。不屈。置小樓中。凡念有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卒不聽。罵不絕口。賊大怒。寸磔之。道憲從容受戮。長嘯一聲。風雨驟至。頭臚已斷。兩臚子尙炯炯不瞑。賊亦駭愕。時爲十一月。道憲年纔二十九。宏光朝贈太僕卿。諡忠烈。先是道憲蒞長沙之明日。夢李芾來謁。異之。及殉難。與李芾合祀。名其祠曰二忠。

祭道憲。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

長沙府推官時獻賊猖獗公乃作書告兄曰親老矣
兄好事之弟與此城俱存亡耳爲官時有詩云湘中
司理濕青衫。半日齋居十日巖。間者悲之公被執時
有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
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不降
亦死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遂并
殺之內有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死
賊義而許之于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于南郭葬畢自
經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堯

與道憲同死者知府周二南舉人馮一第一第字根
公長沙人天啟丁卯舉人以詩名湖南城破根公走
湘鄉將乞師酉陽以圖賊賊僞守聞遣人執其母兄
求之根公不忍其母兄乃出至長沙就縛將殺之一
老僧伏地哭請免根公乃斷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湘
鄉人果逐其僞令出湘潭與賊戰不利而聞大軍自
醴陵來賊乃棄長沙走其母兄竟得免云

謝良琦號獻菴。粵西孝廉。歷仕有賢名。蓋博雅君
子也。其記江門死在十一月除小樓二十四日外

又何遙隔也。謝曰：知先生事者，蓋鮮。故急爲表出之。且係以詩曰：大厦原非一木撐，荔枝空自哭先生。狼煙已誓忠臣死，魚素先申孝子情。柴市從容天地淚，常山刀鋸古今名。不知三載官衙夢，冥漠初能鑒至誠。則謝公之考江門，必確矣。

按李芾，宋臣。知潭州。除夕，元兵破城，合門殉難。諡忠節。謝詩末句，蓋指芾而言。

按酉陽城，乃辰州府城也。辰州有大酉山，在府城

西北。道書第二十六洞天。上有龍湫。禱雨卽應。又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卒

有小酉山石穴，中舊有藏書千卷，相傳避秦人隱。此世稱二酉是也。

人世最重莫如身命。士大夫所以殉難者，亦以節不可失，名不可敗，故不得已，舍此而取彼也。若林國俊等，泯然一卒耳。何開名節，乃能視死如歸，非烈丈夫能如是乎？勿謂行伍中無人也。

史可敬叛降獻忠

史可敬，長沙人。由進士擢給事中。丁艱在家，豪橫鄉里。里人仇之，毀其室。可敬思欲報仇，遂降獻忠。獻忠

授以都憲鎮守常德地方可敬恣意殺戮常德人受
荼毒者莫不切齒獻忠既去土人卽縛以獻軍門并
搜獲其手書皆教獻忠定計取辰沅靖等處事也其
稱獻忠勳曰陛下曰新朝曰聖王皆見之于箋表徧
撫于解至日笞七十下靖州獄獄內凡五人皆僞官
可敬其一也

趙某歸獻忠

趙某長沙人膂力絕倫能倒曳兩水牛走崇禎時中
武進士當北上中途遇響馬擊殺數人乃免及歸知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空

盜甚盛恐爲所害遂隱居不出至是獻忠犯長沙其
兵分數十人各爲隊伍四出劫擄忽遇趙某被撲而
走歸管不敢言已而復益百人馳至趙怒曰前僅管
汝以警若輩今將殺汝等矣舉刀相向賊懼其勇各
駭而退還白獻忠獻忠問安在諸卒告之獻知爲將
材可用遣騎士厚幣往迎趙度賊去必糾衆復至整
甲礪刃以俟忽見旌旂蔽道車騎如雲鼓吹引前武
夫擁後金幣列庭逕辭敬聘趙以事出非望大喜遂
歸獻忠時麾下勇猛數人悉爲義子賜姓稱王若序

後先則趙應列未位而趙自負所長欲較武藝之優劣以定爵秩之崇卑孫可望聞之即出願與相較獻患恐傷其一使徒手搏戰于是兩人乘馬東西分立彼此顧盼不敢遽交久之金鼓一震兩馬相對突前趙度可望必舉手相交不意可望馳至竟不舉手並潛相挨而過碎以肩臂同趙一推趙不及備即墮然以力大兩足夾于鞍上身體即干馬腹下倒穿而過仍躍馬上竟不及地其踏捷如此獻忠見之謂可望雖矜然可謂鬪智而非角力使再試之二人馳馬如前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空

趙俟其至將可望懷中一握而舉兩足遂懸馬即空鞍飛去諸軍喝采獻忠等大加款賞遂以趙爲二王可望爲三王李定國爲四王將士稱趙二千歲孫三千歲李四千歲後獻忠欲入川慮軍士多攜婦人道險難行密與諸將議殺妻妾以令三軍咸有難色獨趙先殺妻子獻忠大悅入川久之獻忠忽發狂疾召趙至前跪之趙曰小臣無罪何見貢如此獻忠使左右四人畫趙背爲棋枰趙乃死諸生以下皆驚疑欲散獻忠知事不諧遂傳位可望可望密鴆獻忠而總

其兵權云

以趙某之雄武使將相舉而用之足以保障郡邑
爾竟授置以資獻忠是如虎添翼也然驍勇如趙某
不爲國家建功以垂千古乃甘爲獻忠用復殺妻
子以求媚其不得死也宜哉

朱國柱常德罵賊

朱國柱雲南臨安府人天啟元年辛酉舉人授常德
同知崇禎癸未秋獻忠犯常德勢不可支士民請出
城以避賊鋒國柱曰城亡與亡安用避焉遂整衣冠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奎

升堂正坐罵賊不屈獻忠殺之先是崇禎七年甲戌
七月常德城夜忽地震其聲熒然百姓驚起疑爲賊
至屋脊毀墮或謂龍過而又無兩頃之復響聲如榮
石杌杌鉞鉞始知地震震過復響一晝夜凡十有八
震有小鎮鄒溪居民三十家震時陷沒地中常德陷
死二百餘人城上女牆悉皆傾倒時所陷之地不一
陷時有水如墨倒射于上自十月以及明年乙亥正
月又兩震焉越十年爲癸未獻忠破常德甚矣災異
之可畏也

楊夫人罵賊

夫人宋氏湖廣武陵人。薊遼巡撫楊鶴無山公夫人也。賊執夫人。夫人罵曰：吾天朝命婦，豈從爾亂賊哉！遂死之。

張鵬翼衡陽罵賊

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庚寅，張獻忠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憲二王走永州府。張鵬翼，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由拔貢任湖廣衡陽知縣。獻忠破城，鵬翼罵賊不屈，縛擲中流。鵬翼，他書載明翼衡陽屬衡州府，此外死難者湖南道叅議陳瓚亦忠義凜凜烈丈夫也。瓚，福建鎮海進士。

劉熙祚永州罵賊

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造宮殿，追兵獲三王，至永州。湖南巡撫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州死守。奸人開門迎賊，熙祚被執，賊欲脅降之，不屈，閉目絕食，題絕命詞于永陽驛壁。罵賊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分兵徇諸郡縣。

傳曰熙祚字仲緝號劬思常州武進人幼而孤中天
啟四年甲子舉人再試再蹶公曰丈夫貴自植立耳
豈必科目不朽人也謁選得興甯令擢湖廣御史與
左良玉握手歛敵勉以忠義將士聞而泣下癸未巡
按湖南至永州會部院莊祖誨催餉四集賊乘之祖
誨先行委公殿後賊望見偏裨跪白馬前知爲重臣
突執公擁之去賊欲降之公不屈遂自絕飲食賊必
欲降之將授爲侍郎加以磷張堅不受惟罵賊不置
口賊怒縛至宗師館備加楚毒以繩曳倒拖地上血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壹

肉狼籍終不屈遂害公于甯鄉神廟破腹剝腸而死
時癸未九月十六日也有絕命詩授小吏陳緯置髻
中佚出緯走郴過部將出詩鐫之宏光朝贈左都御
史諡忠毅公弟永祚字叔遠號死穀貢生廷試第一
歷官至興化府同知再遷至按察司僉事聞建甯失
守拊膺慟哭而卒此得之公甥薛堆山云公蔭一子
予祭葬祀毘陵四忠祠公子名晉籓舉孝廉負氣節
有父風

劉忠毅之死野乘云公護諸籓冒死斷後爲賊追

縛檻送獻營一也。史畧云：入州死守，奸人開賊公，被執二也。而陳學士則云：爲莊祖誨殿後，突執去，三也。三者之中，當以陳說爲是。蓋臣聞之堆山者，以甥談舅其事必確。

張獻忠復陷岳州

先是八月，獻忠陷岳州。九月，駐長沙。至十一月，獻忠復遣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于以港，以巨艦載重資，順流下。官軍邀擊之，賊佯走。官軍爭利，汭流上盡奪其賞，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奕

夾擊殺溺無算。岳州軍民空城走賊，遂陷之。賊旣得岳，所謂洞庭之險與我共之。于湖南一帶如數節而後迎刃解矣。

獻忠此計所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惜乎庸將不知。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時獻忠已陷全楚，而江西袁吉一帶面面與楚相通。賊從萍鄉萬載承新三路突犯安福吉水，俱破。十月初四日甲子，賊陷萬載袁州。十四日甲戌，左良玉遣

將復袁州十八日戊寅吉安及諸縣同日而陷賊設
偽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陵爲順民縣復陷袁州十
二月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辛丑歲仲秋十一日舅氏曰昔在南昌時聞獻賊
破吉安只一人耳予問之舅氏曰當日賊遣一騎
飛至城下城門固閉守者登城望之謂止一賊耳
亦何能爲皆聚觀于上竟不設備時有一樹生于
城之半壁賊平日已熟睹至是飛奔其下手持鐵
鈎鈎樹一躍而上大呼殺久止殺一人衆皆驚潰
賊卽下城復殺守門一人衆遂狂奔時賊大衆亦
疾馳城下矣卽開門迎入須臾城門復閉不容出
入集城中士民令之投降凡二日乃定始發砲三
聲萬人吶喊三聲四城鼓樂喧填門始洞開然地
賊破吉安不過一人力耳一賊破一城天下事忍

言哉

先君子曰予在江西有高士張道遙隱居廬山虎
洞能前知禍福衆號爲張半仙獻破吉安等處全
省大震撫臣解學龍按臣郭都賢各遣使入山詢

問世事道遙子曰今尙無事越三年天下必大創
至癸未十一月江督呂大器果復吉安而申酉之
際難言之矣。

袁州兵荒

前載獻忠陷袁州從史之說也乃袁州老僧則云崇
禎之季張獻忠圍城駕雲梯而上守者以砲擊之折
其梯下座乃倒賊始退此一劫也明年獻忠又至圍
之亦不克復去此二劫也宏光元年春旱本州一年
二熟時禾苗悉枯死宜春爲首縣邑令朱某年纔十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突

九征糧不息百姓其攜枯秧擲于庭挈持米令出詣
田中親視且曰禾已枯死尙征糧耶忿甚朱令慚怒
時良玉駐臨江朱與之善密馳書告云宜春已反良
玉卽提兵自分宜殺入百姓猶未覺大被屠戮此三
劫也朱令復征尋罷去順治四年丁亥大旱城中絕
粒四日湖廣米至始得生此四劫也明年戊子大疫
此五劫也經此五劫民生凋敝至今城中止存千室
地多立墟有驛政道及兵千人鎮守本州云
當時兵賦雜沓荒寇交至民不聊生內翰方以智

不勝感悼作田稼荒一詞以悲時事云田稼荒
夫亡老幼走者死道傍走入他鄉亦餓死朝廷加
派猶不止壯者晝伏夜行歸。歸看雞犬人家非賊
去尙餘一茅屋官軍又來燒不足此實事也。可爲
三歎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大清
至祝髮居江西廬山開光寺

南昌猛虎

南昌府西門外撫州街長亘十里百貨彙集癸未九
月中一人聞廳中有聲破視見一虎蹲于檯下以尾
明季北畧卷十九

奇

擊檯檯爲之裂其人大驚急掩門而出呼衆執械圍
聚將後屏門敲擊叫喊虎躍于屋衆號呼喚鬧聲沸
如雷虎于屋上東西徐步殊不畏人口惟哈哈有聲
無敢犯者有健卒前撻臂被介而墮更有一人私
計須用鉛彈充封時無此具其人雜于僥衆中虎忽
從屋巔躍下擒其人于曠野咬爲兩截衆因虎在地
各逞技棍遂立斃焉後戊子歲金玉兵起撫州焚毀
片瓦不存火蓋起于虎蹲之廳也

癸未八月上命江鳳黔粵各督及鄭曉江沈各撫合
兵勦賊方獻忠壬午之破武昌也左良玉避其鋒擁
兵九江不敢逼及獻既入蜀良玉畧定武昌豐陵長
沙湘潭湘陰并湖南一帶又復岳州監利石首上安
德安隨州等處十一月詔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
振楚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
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等復臨湘岳州
令馬進忠等復袁州盡誅諸僞官

賊不我去賊去我來猶如白日鼠見人輒避夜間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三

乘人睡夢復出盜米良玉爲將何以異此而乃加
官蔭子能不愧乎然僞官盡誅稍洩積忿

劉承允復衡沙

劉承允南京人黎靖察將加副總銜年四十餘力能
使八十觔鐵棍故綽號劉鐵棍黔陽至靖州一帶以
迄苗子俱慕其德威士民之家俱書恩玉劉總爺牌
位供奉之者無一不戶不然獻忠南侵被劉殺賊衡沙
路次第克復皆劉力也

此據新紀所載承允可云名將矣惜乎末路之寇

也以知名將善保功名爲難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癸未秋季總督呂大器復袁州萍鄉萬載吉安廬陵
吉水永新太和安福等處。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時。
路過峽江城門四閉。聞是官兵反行遮殺。呂以入王
兵到開門出迎。手持縣印。口稱千歲。備有大馬三十
五匹糧草無數。新舊知縣俱已拿下。聽候發落。大器
立取奸民梟示之。次第恢復。

胡公平三縣土寇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七

公諱時棹號慎三。無錫人。予之舅氏也。崇禎丁丑禮
闈第四人。授江西南昌司李。先是戊寅秋賊張普徵
作亂于撫州。新建廣昌等處。撫臣解學龍按臣邢紹
德至。勦姜公監軍。公設計擒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
及壬午冬。李肅七李肅十因捕役入鄉。詐害良民爲
之不平。乃撲殺之。恐被逮。遂緝柯源。尙陳友諒。遺孽
反越兩日。有諸生余士藻。木逾產善騎射。工火藥。里
有倉子。每日外出炊飯。輒失心。疑隣人所竊。一日。隄
河陰。同見白犬入戶。返逐之。犬趨竈下。忽不見。掘之。

得兵書寶劍士藻遂以是造神語。或衆建將臺高五丈。觀星望氣爲三紫纒。王自號靖海天王。二李雖勇。皆出其下。又與其黨李東陽。慈林。劉心。一胡地。十柏。梅。余木。十李。嚴。二李。成。鄭。孔。一。張。華。九。等。僞立十二天王。十八羅漢。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等號。嘯聚數千。俱戴紅巾。盤踞靖安。奉新安義三縣。焚殺淫掠。殆無虛日。癸未正月。撫臣張鳳翮發兵六千。檄兵備陳起龍監軍。二月二十二日。進師賊大至。將士多沒于陣。後起龍力不支。將印送公而去。四月。公密約南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七

康同知金孔器設伏進攻。兵氣始振。賊素服公威德。十八日。貽書云。胡刑爺愛民如子。真是公祖。父母倘如廣陵守之。單騎入寨。郭子儀之至誠。感敵衆願投戈迎候。二十八日。羣賊集樟樹河地。公單騎往賊。賊即豎歸命安農旗。頂香羅拜。公給免死牌。千紙。衆謝而退。諸生舒春陽。余鼎調等與吳勝八同里。李東陽以勝八勇猛。娶其妹以結之。公命余生潛間勝八立功。自贖勝八于午節。乘龍舟。醉後斬賊矮虎等。五月十日。轉東陽來獻靖安營。將欲襲爲已功。忽于中途殺

之東陽逸去。于是再議會勦。十六日出師。公督陣。三縣犄角。芟寨十餘所。斬首百餘級。奪回子文軍器無算。兵威大振。乃叅將袁斌。獨欲見勇。乘醉輕進。賊伏發。馬驚墜。斃。兵氣復挫。二十日。賊逼靖城。公啟門督師。先令武甯營張獻政。設伏。炤賊用白紙扇。一召發。伏射死李東陽。又與都司何其賢等。同諸將二十人。統兵五千。及鄉勇三千。出師于奉新之石子岡。靖安之解家橋。與安義之桐城等處。腹背夾擊。于是賊渠閔辰一等俱降。李肅七見事敗。將遁。公知胡地十。以十二天王之一。甚驍勇。招之至。勞之以酒。使擒肅七。復遣勇士數人從之。伏山谷間。酣飲肅七。乘花馬。目奉新出走。猝見胡地十等聚飲。卽下馬謂之曰。爾輩伏此。非爲吾耶。然吾亦好男子。豈待汝擒哉。因與衆同飲。盡酣。遂解兩臂銀鐲數十股。又腰下猫兒眼諸寶。與衆曰。各分取之。諸公得吾首。可以獻功。吾請自刎。語畢。遂拔刀自刎。衆割其首級。以還。其首大尺有。二十六日。四日。設計擒余士藻。檻車解省。至十三日。賊黨盡斬。其渠來獻。餘衆悉降。凡投誠者。咸公不殺。

之恩俱敗。胡姓願事左右。公收其勇猛三十人。餘遣歸農。悉洒淚而退。

音問 沈萬登復汝甯

癸未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僞官。及十月初二日辛酉。副總兵沈萬登復汝甯。萬登汝甯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萬登副總兵。是月官兵進勦汝甯一路。僞官土寇俱盡。河南稍甯。時以自成方入潼關故也。

王漢戰死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七

王漢字子房。萊州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于除夕出賊不意。赴之以元。且登天壇。山山陡絕。數徼遊者。或用數人。以希牽挽。乃登。公獨持刃前行。直上擒劉。三人服。公勇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汴。不通音問。公之死。土能達書于巡撫高公。十五年三月行。取入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于德政殿。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公監左鎮。保督湖川。鄭兵與督臣。

侯恂拔汴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已潰散大半八月朔
夜半襲賊于范家滌斬一紅甲賊因檄諸將合勦公
目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
未幾巡撫河南濟計圍賊而劉超難作超永城人中
河南武解元賊而知書爲貴州總兵坐罪免壬午上
疏言兵計中樞陳新甲用爲河南總兵以私怨殺鄉
紳士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招納土賊據
城謀叛密旨以策授公討之爲兵部洩之于超超得
爲備公以癸未正月十九率兵抵永城環而攻之二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七

十日四鼓奪其北門超在東門倚樓爲塞自保公見
兵大捷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
卻擁突門下公爲賊刃所及叅將陳治邦游擊連光
耀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
入城負公尸以出面如生上聞贈兵部尙書蔭一子
錦衣衛百戶世襲而擒劉超至京師磔之奉旨傳首
九邊

劉偉被殺

鄉紳有所稱貸鄉紳挾此每多于求每求輒應偶有
一二事未遂即啣恨搆土賊入城欲殺令令聞之半
夜出堂將面諭解散眾賊蜂擁直入面中數鎗而死
一子隨任尚幼未知何日扶柩還里也

羅尚文殺僧

羅尚文四川敘州府人向年流寇入川被參于楊嗣
昌令戴罪立功事在按察司勘羅方提兵三千往川
北勦賊至廣安值潯水賊亂宗師甘公子某領家眷
避賊于中成山之僧寺僧疑爲奪己之產遂殺之併

用季北畧 卷十九

夫

注其妾媵尚文提兵入山殺二百餘僧盡燬其山寺
而渠魁未獲越明日尚文死甘宗師諱學淵卽向年
督學江南者其先姓明氏卽國初降王明玉珍之後
子孫數以萬計俱改姓甘散處于川而宗師則居潯
水云

四川犯官

自崇禎十年流寇犯川郡邑殘破有司得貳金者無
幾至已卯庚辰之際慘禍尤甚聞賊未犯士民先期
避去官府僅守空城城破則家屬盡戮官被殺者亦

甚衆幸不致死朝廷復以棄城寘重典武官自總鎮以下至于百總文官自巡撫以下至補職教官纍纍逮繫處斬徙流者不可勝計

三藩賊禍

他處藩禍聞而未見。舊年至岳州。則惠王播遷于民舍矣。過臨湘。則唐王飄流于江上矣。今往州北見瑞王。顛連情狀。不忍言說。自西安旣陷。漢中風鶴有趙總鎮標下兵。乘機搶劫。先掠民家。遂及王府。王積帑金入十萬。一時俱盡。宮中眷屬不知存亡。瑞王僅與一妃逃出。王無車輦。將桌作轎。兩人肩之。妃乘馬奔至保甯。保甯閉關不納。乃暫住舟中。飄泊河上。頭戴小帽。身著青布箭衣。口喃喃。惟誦阿彌陀佛。他無所言。聞惠唐兩王亦然。爲賊窮追。狼狽入粵。其光景必更有可憐者。三藩皆神宗皇帝子也。遂至此哉。平且

誌異

癸未二月二十四日。戊子京師大風。霾是夜。天津城門不啟。自開。盛文官自懸。無以不至。高柳。矮官。異。夏秋之際。每夕月角上有一大星。爛爛逼之。或曰此

星甚凶天下其將亂乎

吳貞啟字元行宜興人崇禎十年丁丑會元選廣東督學癸未疾甚一夕見冥主行一牒至云天下將亂着善人先死貞啟遂處分後事尋卒而天下亦大亂矣

有自京中來者云七月二十三日夜雷震太廟雷震風雨一夜不息明晨榻柵毀折神位燼燭無不傾圮在地主牌係實金后冠珠寶結成外有雕龍木匣覆套買各三萬時紊擲在地簡出兩空函英廟與后者明季北粵

卷十九

庚

查係司之者私獲在家斬之

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號癘瘡病兵科曹良直方與客對坐舉茶打恭不起而殂兵部朱希萊拜客急回入室而殂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一僕先卒一僕買棺而卒于賣棺處有一友姓鮑勸移寓隨行李去入門而殂吳蓮看視亦卽殂又金吾錢晉朋向客對談言未絕而殂少停其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殂十五人又兩騎馬人前後講話後人再問前人已殂手猶揚鞭垂下又一闔門俱殂其家頗富偷見二人一俯

千屋簷一入其室。將衣飾包遞上在簷外者。已纍纍而下。尚盈積一賊擊一包托起一賊接其包引上土下俱死。手各執包包亦不落地。又一長班者剪銀躡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方合卺在床久不出破幃殞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其二十餘萬也。凡客游宦游無不預寫家書恐不及作囑語。大內亦然。張天師輯瑞入都。出春明不遠急。追入諭其書符噴咒。啐經清解眠宿禁中者一月而死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施

藥竟不給。十月中有閩人補選縣佐者。能看膝後癭處有筋若紫色無救。紅則挑之出血。可無患。來就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遂衰。閩人以京中雜職與之後。間爲流賊所殺。張天師以留京日久。乞一寓不敢望。如孔聖公之衙門。宏做畧可容足。三年一觀。居有定所。聖旨不允。又自置一寓。乞聖旨給匾。貽後日子孫百世光聖旨亦不允。惡其不能驅鬼也。十一月朔六日先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已就位。陳詞方畢。行初奠禮。忽暴風自地發。庭燎祭燭一時傾

滅不得亞獻成禮先帝于黑暗中恐防不測急止輦
回宮文武陪祭及各執事舉手扶肩如無目者相攜
相喚出西長安門而後得引歸之燭

癸未春

大兵入塞未開禮闈及秋暮始行有自京

師來者云今年場中有一異事予問之彼云有術士
入場見得第者皆有紅旗一半無首其不第者則豎
一綠旗首領皆全因謂進士如塞翁得馬未必非禍
今賊勢日熾天下事未知何如耳已而與選者地鄰
賊境身名或多不全其言始驗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今

是科狀元楊廷鑑常州人常州城龜形舊有讖云龜
若出頭龍脫殼如出鼎元則有易君之事果應甲申
之變

先君子曰山東曲阜縣聞聖廟中有泣聲入視之見
宣聖兩淚交流衆皆驚異報于曲阜令令親詣廟中
省視見聖淚尙未乾不勝駭懼焚香拜祝夫子殆有
天地反覆之憂乎予嘗門馬大林此事有無大林曰
吾昔年見邸報有此

是歲無錫有自北都歸者道經山東忽晝晦有如黑

夜咫尺而不辨久之見若紅霧四起黑漸收遂巡聞復歸明朝咸驚異之

時有和天文者寓江陰徐宦家每夜半啟門而出達旦乃還僕怪之白于主徐曰今夕竊尾其後視所之是夜其人復出僕密隨之見其人仰天周覽徘徊久之忽西北方白氣一道冲天而起其人大詫曰異哉此氣不祥莫非天下其將失矣乃還次日僕以告主徐以兩京尚無恙乃曰此妄言亦不之信既而其人辭去或云此徽人也惜失其姓名

明季七畧

卷十九

三

新世宏勳云矣未八月皇極殿內忽聞一聲爆裂見猩血如注出自殿庭一沾人衣穢氣雜聞妖氛眯目難當白晝卽覺昏憤凡朝臣以及內監官妃莫不恐怖

是年春北京有警朝覲會試之典俱停至八月初九始會試頭場亦變例也

